



第一三八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曝書亭集(二)
附葉兒樂府
于清端政書

清朱彝尊撰……………一
清于成龍撰……………五四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曝書亭集卷三十一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 討 臣盧 遵
謄錄監生臣趙立樞

欽定四庫全書

曝書亭集卷三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一

與李武曾論文書

僕自季夏與武曾別舟行無事每誦武曾送行之文雖未即方駕乎古人其於今之為古文辭者固已不侔矣日月逾邁易夏而冬知武曾近所造就當有十倍曩昔

欽定四庫全書

曝書亭集
卷三十一

者然僕竊感古之君子往往以離羣索居為過蓋切劘者寡則怠心乘之又恐武曾以僕之去復置古文於不講也故輒陳近日所得冀武曾垂聽焉僕之將游大同也筮之得明夷之既濟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私念昔之聖賢文明柔順蒙難而克正其志以之用晦而明天殆欲審我遇以昌我文未可知也既至大同閉戶兩月深原古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嘿然以疑憬然以悔然後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西京

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徒品行自詭於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謂文哉魏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賴昌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二劉氏三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橫絕一世蓋文章之壞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允稊出乎縱橫之說故其文在諸家中為最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二

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出之故其文在諸家中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其繫矣以武曾之才正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但取有宋諸家合以元之郝氏經虞氏集揭氏僕斯戴氏表元陳氏旅吳氏師道黃氏潛吳氏萊明之寧海方氏孝孺餘姚王氏守仁晉江王氏慎中武進唐氏順之崑山歸氏有光諸家之文游泳而紬繹之而又稽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於百家二氏之說以正其學

如是而文猶不工有是理哉惟怠心乘之役於妻子衣食而輟置不講則其害有不可言者然吾黨處貧賤不堪之境尤當以艱貞自勵不可自夷其明此箕子所以處明夷之道也武曾聞之以為然邪否邪相去四千里信問實難人旋之日幸賜報命并示近製以補區區之不及幸甚幸甚

與查韜荒弟書

與韜荒別六月矣前行至長洲時曾寓書左右以古文辭相勗不審別後進德修業能直詣古人堂奧否文章之難古今不數僕頻年以來馳驅道途幸不後君子之教然自商丘侯朝宗南昌王于一二子之外其合於作者蓋寡二子又未盡其蘊以死僕誠痛之比來京師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三

方之人操翰管而高視者何啻百計求其若二子者已不多得況夫與古人方駕者哉既又自念天之所以與我者未嘗有靳已則自棄而厚望於人非大惑歟由是日取六經諸史及唐宋元明諸家之文讀之惘然若有

所遺亡而恍乎其有得也雖未敢遽附乎作者其於二子之文蓋或庶幾焉及之所能憾者與韜荒相去四十里無從討論得失不知是非果有當於作者否也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今韜荒方在壯年又樂於取友吾黨之士可語者不乏相觀而善以底於成則惟韜荒是賴夫天之生才非必千里一賢百里一士恭布而星羅之蓋嘗聚於一境之內孔門四科遠者惟言子一人其餘類皆齊魯宋衛之士而廬陵南豐臨川近在數百里之內至眉山蘇氏乃萃於一門韜荒在吾黨試與二三子相勉無倦士貴立志志既立而業不成未之聞也然後各出其言務勿戾於聖賢而有裨世教使吾黨之文振起一境之內豈不盛哉其言之不忤恃韜荒之助我也

與高念祖論詩書

京師苦寒念祖無恙伏承手教再四誦詩以詩律下問念祖年齊於僕而諫以自牧若此又處客途窮乏之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五

飢寒奔走無一足以動其心惟風雅之是務是豈當世之士所能冀及者故輒陳萬一之得於左右惟高明擇之僕之於詩非有良師執友為之指誨也蓋嘗反覆求之其始若瞽之無相依倂乎墜於淵谷而不知如是者十年不敢自逸然後古人若引我於周行而作者之意庶幾其遇之矣書曰詩言志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歡愉悲憤之思感於中發之為詩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詩之不可已者也夫惟出於不可已故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之君子誦之世治之汙隆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見故不學者比之牆面學者斯授之以政使於四方蓋詩之為教如此魏晉而下指詩為緣情之作專以綺靡為事一出乎閨房兒女子之思而無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遺惡在其為詩也唐之世二百年詩稱極盛然其間作者類多長於賦景而畧於言志其狀草木鳥獸甚工顧於事父事君之際或闕焉不講惟杜子美之詩

其出之也有本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

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舍子美其

誰師也歟明詩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繼之二子

深得子美之旨論者或詆其時非天寶事異唐代而強

效子美之憂時嗟乎武宗之時何時哉使二子安於耽

樂而不知憂患則其詩雖不作可也今世之為詩者或

漫無所感於中惟用之往來酬酢之際僕嘗病之以為

有賦而無比興有頌而無風雅其長篇排律聲愈高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六

曲愈下辭未終而意已盡四始六義闕焉而猶謂之詩

此則僕之所不識也而念祖以未能工此為慮是何足

道哉比得念祖所為述祖德詩諷詠數過深有合乎古

人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義此非有本者不能為也而

又謙以自牧無一足以動其心其進於古也不難耳僕

自至大同未嘗為詩辱索新詩無以報命謹錄禰文六

首冀念祖教其不及幸甚幸甚廣平之行何日與念祖

同舟而來中忽相失不禁恨恨也

報李天生書

辱惠書以古文辭相勗足下負高世之才所為歌詩皆

必傳之業而手教諄摯抑何其自處之恭而稱許之過

也文章之本期於載道而已道無不同則文亦何殊之

有足下乃云南北分鑣各行其志豈非以子鱗為北而

道思應德熙甫數子為南乎僕少時為文好規倣古人

字句頗類于鱗之體既而大悔以為文章之作期盡我

所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古人之字句始可無憾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七

則字句工拙古人任之我何預焉乃深有契乎韓歐陽

曾氏之文不自知其近於道思應德熙甫數子也足下

學博而才富英敏果銳之氣直欲軼秦漢而上之視僕

之所為出唐宋之下宜其分鑣疾馳去之惟恐不逮若

僕之所期於足下則不惟不以唐宋之文強足下以所

不為亦且不以秦漢之文為足下勸勉蓋足下之所尚

者文而僕之所期於足下者載道之謂也孔子曰辭達

而已矣禮曰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詩曰人之好我示

我周行夫適萬里者必於周行始之有人焉以為周行人所共由不若轉而之層崖峻嶺雖極於嵩華恒岱之巔我未見其能達也已文之不能載道何以異此僕之深契夫韓歐陽曾氏之文者以其折衷六藝多近道之言非謂其文之過於秦漢也足下試取古人而神明之勿規倣其字句抗言持論期大裨於世道人心而不為虛發將足下所謂分者未始不合也道一而已何南北之殊塗哉懷懷之誠忘其愚蒙而辨說於左右冀足下亮之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三十一

與顧寧人書

太原客館兩辱賜書贈以長律二百言久未得報去夏過代州遇蕭山天生道足下盛稱僕古文辭謂出朝宗于一之上僕之於文譬猶秋蟬候蛩僅能遠去穢滓以自鳴其風露焉爾夫人所尚不同則文亦異焉足下謂僕之文異乎二子可也而豈遂過之與亟欲就見足下自訟其短既至京師而足下已去見所撰詩本音謂三百篇

無叶韻自僕思之聖人復起豈有易於足下之所云乎繼見足下與武子書論苓字音義之說證以簡兮采苓之詩且廣引定之方中廬令車駢諸篇凡零令等字悉當讀若鄰足下之用心可謂勤矣然僕竊有疑焉采苓之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釋者謂苓當也今甘草是也而枚乘曰蔓草芳苓李善注文選以為苓古蓮字僕因是悟向者箋釋之誤蓋苓之為蓮猶夫茹之為荷爾蓮水花也而采於山巔五沃之土產蓮而首陽至瘠之地正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而鄭氏以為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豈不謬哉楊雄之頌趙充國也曰明靈雖宣戎有先零而漢書金城有令居郎則零令等字古之人類讀若隣而非鄰矣夫鄰之與隣其音雖通然亦不可不辨聞足下將攜是書刻之淮上故以是聞於左右僕之言本無足採足下試因其言而詳繹焉亦未必無小補也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三十一

九

報汪茗文戶部書

彝尊不敏言行不足取重鄉里北來京師平生交游惡其姓名之賤至有患難相援懿親相目者登其堂或避匿不出而執事無一言之介揖諸坐客之右有請必見規我以道德繩我以文章此昔人所謂知己也遂忘其勢分之隔而遽以所生之墓銘為請執事不拒纒纒數百言述先人之行義甚備且以子厚永叔二子為喻彝尊受而讀之始而慚既以感泣然不知涕洟之被面也古之葬者書賁於方書遣於策後乃納之以銘銘之作必其文辭之工卓然可傳於後庶足遺其子孫而信之百世近代不然往往就爵位相次者列其名以為榮不復計辭之工否故公孤之葬不乞銘於卿大夫卿大夫之葬不乞銘於士則夫士之不得志以歿欲求卿大夫一言以誌其墓抑又難矣往先曾祖賜葬日其神道碑例當請之宰輔是時閣寺擅政正人皆已去國在位者率非其人由是神道之碑闕焉至先大父卒亦未克表其墓自執事銘及先人而上及於先曾祖先大父幽潛

之德廉慎之節皆於執事之文信之是則執事一援筆而推賜及於數世向之所謂難者請之執事而遂得馬信夫道德文章之交其異乎流俗者相萬也辱諭書法敬聞命矣竊更有請者尤母唐家本華亭者諱允恭官石屏知州生平毅然不惑神鬼佛老之說有君子之守祖文恪公萬歷十四年賜進士第一人以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卒贈尚書予謚匪特朝有正人之目所著家訓東南巨室以為圭臬其地閭官世例得書願執事略馬願得附書之不勝幸甚

報周青士書

久不得足下書客自京師郵致一通發函誦之喜溢顏面至及交道之薄抑何言之悲也足下平居急人患難至稱貧益之自僕里居時已有竊笑足下之愚者今生困若是恒人之情方益誚訕之不置又誰援足下於阨者耶雖然足下其無患孔子曰富而能及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矧足下昔未嘗富而皇皇以及人為念天雖

欲長貧足下得乎足下但肆力文章勿以貧賤戚戚來教云吾黨數人漂轉四方天自韜荒武留類皆有所遇合而聽聞之謬謂僕以古文辭傾動一時比之不龜手之藥其業則均而泮泮統封侯有異則僕誠有所未安僕頻年以來馳逐萬里歷遊貴人之幕豈非飢渴害之哉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尚得謂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娛苟非其道義不敢出今則徇人之指為之惟恐不疾夫人境遇不同情性自異乃代人之悲喜而強效其歌哭其有肖焉否邪古之工於此者莫若陳琳阮瑀工而多者莫若劉穆之然傳於今者特少則以當時雖數其工而之三人者終未慊於心以為不足傳而棄之者多也至徐幹懷文抱質有箕山之志自出其文為中論傳世最久儒者取焉然則欲文之工未若家居肆志者之獨得矣足下方登古人之壇場而左右之於以裂土封侯蓋無不可若僕者乃所謂泮泮統馬爾與足下別六年未得歸聞足下困阨不能救私心負疚無已束脩之

入聊分鉢兩為卒歲之需傳天自已歸足下試取酒飲之告以鄙言則不特為足下勉之而已

答孫侍郎書

昨酒間以玉劔相示尋竊疑不能決歸而中夜輾轉思古經籍所載未之或聞疑古琰圭之屬因作釋圭一篇以獻先生不罪其妄賜之手教甚溫殆孔子有取狂簡之遺且報且悚欲默而不言慮無以答循誘之誠心故敢復奏記於左右來教云圭下不應有一孔考鄭康成

注周禮謂以組穿聯六玉溝瑋之中以斂尸賈公彥疏其義則云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為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為眉瑋而圭亦在六玉之中則其有孔不足異也來教又云元人大朝會陳玉斧於酒海前斧亦殷時物斧可玉則劔亦可玉夫彝尊之致辨非劔者以玉劔之未見於經也若玉斧則記有之矣明堂位曰朱干玉戚注以為戚斧也春秋傳曰鉞鉞鉅鬯詩曰元戈戚揚釋者以戚為斧以揚為鉞蓋其大小異名則元

人所陳正記之所云玉戚是已彝尊不學徂於章句六經之所無者不敢遽定其有伏惟先生深思好古當世博物之君子無以踰焉願更聞玉劍之義俾小子知所裁勿令釋圭之言貽笑於世斯幸甚矣

與越辰六書

七發廣陵之曲江即浙江曲與折義均也故其詞曰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注以為骨母胥母之謠也水經注浙江水流兩山之間江川急濤兼濤水晝夜再來至二月八月最高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序集卷三十一

七

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海水上潮江水遂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其詮釋最確曾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金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而錢塘郭外有廣陵侯廟迄今猶存至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都也明矣又元至正元年省試羅剎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以錢塘江為曲江遂聞於時號曲江居士載

記歷歷可證顧世人以廣陵二字遂誣曲江在揚州指城東小水以實之可笑也比見足下榜門書廣陵濤字流俗相沿無足怪特不宜誤自足下故以奉聞惟垂察

與魏善伯書

叔子至迷足下甚賞鄙文貽以刻集為僕序集唐詞褒譽太過不敢當僕延跂足下久意得把手揚州不謂沂江徑返然古人相知有交深謀面之前者不在合併之速也方今作者寥寥可數足下弟弟父子各出其文相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序集卷三十一

七

雄長盛矣而足下才多無所不有雖然名之所指毀易歸焉故立言尤不可不慎伏讀集中正韻竊取一卷僕不能無規於足下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之李登之聲類呂靜之韻集是已外此周研張諒段弘王該李樂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少者三四卷多至四十餘卷惟沈約所撰四聲譜見於隋志僅一卷其非全韻可知至唐四庫書目不載則已亡之唐初奉為章程者陸法言切韻其後孫愐刊正為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

韻景祐以還行禮部韻畧紹興間毛晃之增韻出廣韻久而漸廢蓋韻凡數更已非法言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有易也淳祐中平水劉淵始并為一百七韻曰士子新刊禮部韻略足下所見今世所有特劉氏之韻爾顧目為沈氏書加以詬詆其母乃重誣古人矣乎僕以為韻之失不在分而在合足下怪門存吞思不應在元韻而文韻內有勤斤殷欣等字謂分之無所分夫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於魂吞思歸於痕未嘗在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十六

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屬殷部足下試取杜甫詩誦之凡勤斤字寧與真同用無有與文同用者然古人分韻雖嚴通用甚廣如真至仙為部十四皆得相通蓋嚴則於韻之本位豪釐不爽通則臨文不至牽率而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氏始乃後之人於此取古詩書篇什悉以己意紊之或見而恚遂力詆伏生毛公之非不可也且韻書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蓋寡沈氏書既無存傳者陸氏切韻爾法言家魏郡臨漳同時纂韻八人惟蕭該

家蘭陵其餘或家范陽處思或家狄道辛德或家河東

薛道衡或家頓丘李若或家臨沂顏之推及沛劉樂類北方之學

者黃公紹失考謂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者妄也至

正韻成樂韻宋諸君子則皆南人矣足下詆北人之

書為缺古蠻音既不足服其罪意欲力崇正韻而反詬

厲南人何哉僕非敢好為排擊也以足下愛我無以報

願附諍友之義望足下並改正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

過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十七

寄譚十一兄左羽書

江生自昌平至述十一兄比來頗有不豫之色叩其故則以賢主人好音樂延吳下歌板師所進食單恒倍主客之奉思辭之歸弟以為不足介意也昔者孔子以燔肉不至行穉生以禮酒不設去則以先至後不至先設後不設是謂禮貌衰則去之去之固宜已在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惟自審其分處焉斯無不自得矣不觀夫昏者乎娶

妻而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于買妾有費百金者若欲落營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宜益高禮固有以少為貴者且歌板師之教曲在兄未適館以前主人既置之別館不與共席每食但與兄偕則能類族辨物矣食單之豐儉諸以魚飼鯉以肉餵犬于兄何損焉孟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兄若引去不知者將以兄為飲食之人其可哉故特附書左右惟垂聽焉

欽定四庫全書

曝書亭集
卷三十一

十八

曝書亭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曝書亭集卷三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二

史館上總裁第一書

彝尊來自田間學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史受

命以來懷懷惴惴伏念史尚三長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猶幸有閣下總率之可以無恐今開局適月矣顧未見體例頒示竊有所陳造門者再未值歸沐之暇敢奏記於左右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為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嘗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遷而述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甘露器車龍馬嘉

曝書亭集
卷三十二

木瑞麥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九莖之芝不絕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觀南齊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遼之游韋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抑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為之傳或為之表釋老一也或為之志或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二

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為二職官氏族或合為一然則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裕陵之奪門宜何以書躋與獻王於廟存之則為無統去之則沒其實宜何以書志河渠者前史第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禦倭之術宜何以書志刑法者前史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厥詔獄廷杖晰之宜何以書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朶顏之三衛曾入圖

版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之參錯宜何以書至於土司之承襲順者有勤王之舉反側者與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又覲定黔成英臨淮諸國衍聖一公咸與明相終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祝顏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然竟置不錄難乎免於闕漏宜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蓋作史者必先定其例發其凡而後一代之事可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三

史館上總裁第二書

日者上書籤室以作史宜先示體例閣下不罪其慙闕門相見有昨其容語以史館先務無妨盡言閣下之量可謂以虛受人矣彛尊嘿而不陳何以答閣下之慰

著於錄者尚三千餘冊閣下試訪之所司請於

朝未必不可得又同館六十人類皆勤學洽聞之士必能記憶所閱之書凡可資采獲者俾各疏所有捫載入都儲於印舍互相考索然後開列館中所未有文集奏議圖經傳記以及碑銘志碣之屬編為一目或倣漢唐明之遣使或牒京尹守道十四布政使司力為蒐集上之史館其文其事皎然可尋於以采撰編次本末具備成一代之完書不大愉快哉昔者元修宋遼金史表稱

列狀請搜訪遺書自實錄正史而外襟編野紀可資證援參考者一分疏其目具有條理語有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閣下其留意焉

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采書之議閣下既信鄙言之將來史館不患無書考證矣獨是體例猶未見頒而同館諸君紛紛呈列傳藁於掌記館中供事遂相促迫且將閣下之命謂元史纂修不過六七月告成具藁宜速此則彝尊之所不識也

昔千寶勸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合觀撰晉書體例出於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寧等則授之以志孔穎達等則授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鑑先編叢目草卷草責責之范夢得積至四丈截為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攽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為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為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

為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康梁陳書曹輩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乃成隋書始於王劼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蓋史之難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後續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爾其文蕪其體散其入重複既有蘇布特矣而又別出雪不台既有鄂勒哲圖矣而又別出鄂勒哲巴圖爾既有舒穆魯額森矣而又別出舒穆魯阿實克以及阿都齊呼喇珠兩人既附書於喀噶斯齊

都爾之傳矣而又為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紀必書游皇城入之禮樂志皆乖謬之甚者以宋源王禕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寬趙汝陳基胡翰貝璉高啓王彝諸君子之文學經術宜其陵軼前人顧反居諸史之下無他

迫於時日故也伏惟閣下幸勿萌欲速之念當以五年為期亟止同館諸君勿遽呈藁先就館中所有羣書俾纂修官條分而縷析瓜區而芋疇事各一門人各一冊俟四方書至以類相從續之少者扶寸多者盈丈立為

草卷而後妙選館中之才運以文筆刪削卷成一篇呈之閣下擇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則閣下點定斯可以無憾矣不然朝呈一藁焉夕當更此呈一藁焉彼或異若築室於道聚訟於庭棟櫟樛櫟斲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閣下且不勝其勞雖欲速而汗青反無日也新唐書之成歷十有七年而紀表志傳書出兩手吳縝猶起而糾其繆沉體例莫定草卷未編而以六十人之藁錯陳於左右其何以詮擇而會於一劉知幾曰書彼竹帛事非容易閣下勿易視之幸少寬其期毋或如元史之牽率必改圖焉做貞觀治平之遺法而後可爾

史館上總裁第四書

伏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彝尊本之實錄參之野紀削繁證謬屏誣善之辭擬藁三卷藁上之史館矣昨晤同館所纂建文帝紀具書燕王來朝一事合之鄙藁書法相連彝尊愚闇匪敢露才揚已暴人之短惟是史當